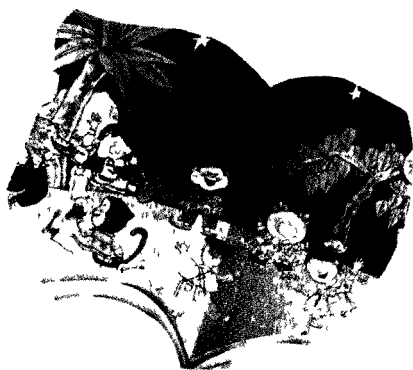


紫 云 彩

李 玲 著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紫 云 彩

李 玲

出版发行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如 东 县 印 刷 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6 字数 110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—5346—1270—5

I·254 定价：6.50 元

责任编辑：刘健屏

凡是印装问题，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李玲，1960年8月生于北京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分配到北京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担任编辑至今。

大学三年级时，一时心血来潮选修了儿童文学课，于是便与

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曾发表过童话广播剧本《叽叽和咯咯》、《飞向月亮的小火车》（中央台）以及报告文学、童话、小说、评论作品五十余篇。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李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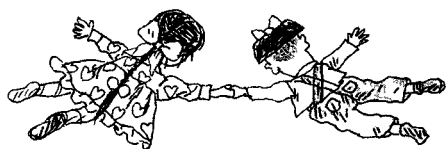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提要

顶米米、凡凡、园子稀里糊涂地来到了陌生的快乐岛，经历了一系列奇特而又有趣的事情：花瓣班的品食课；快乐节日的暴雨；顶米米出人意料得到的万能机，之后他又变成“声音”漂泊在恐怖死角；少言寡语的园子爱说爱笑了；凡凡走进了微笑天使的世界……而这发生的一切都是与神秘的紫云彩有关。那么，紫云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哈，这里就不说了，你看完这部童话就会明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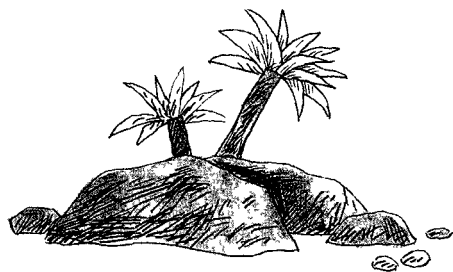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童话亲切、自然，让你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进故事，既惊险好玩，又带有几丝温馨，使你觉得就像身临其境一般。







在一团紫色笼罩下，凡凡和园子轻悠悠地飘着……



近日来，老有一个声音骚扰着项米米。

那声音发生在冷寂的清晨。城市刚刚睡了一觉，正是将醒未醒之时，一声莫名其妙的呼声便从临街窗口猛地冲进来。照理说，项米米的睡眠是高质量的，妈妈就常说他睡起觉来像头猪，死沉死沉的。偏偏这声音一掠而过，他就会从酣睡中惊醒。

今天早上才五点多钟，项米米再也睡不着了，他意外地捕捉到了一缕紫光，他竖起耳朵还想捉住那声音，分辨一下究竟是什么内容，却都枉然，那喊声如电波划过天空没留下任何痕迹。

今天要发生点事情。这预感使得项米米神思恍惚。在学校上课时，心不在焉，总是走神。数学课上老师点了他两次名。就连课间休息时，他最拿手的好戏吹牛都糟透了，说得语无伦次，叫同学们好不笑话。

总之，项米米的表现一反常态。而他预感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发生。

项米米相信自己的预感，放学铃声一响，他又飞快地

收好书包，第一个冲出教室。同学李欣追在后头喊了好几声，他连头都不回。这事就要发生在家里了，项米米的脑中只有这个念头。

项米米的家住在附近的军区大院，如果是在平时，这段十分钟的路，项米米能走上一个钟头，沿途卖贴画、卖文具的小摊位常常吸引着他，要不就是和同学边走边闹。眼下，项米米仅用了五分钟，就跑进了家门。

项米米跑得气喘嘘嘘，看到三间房子安然无恙，厨房、卫生间也没有特别的异常。

“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呢？”项米米被搞糊涂了，感到莫名其妙。要知道，项米米可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。

唉！项米米叹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口气。他呆呆地坐在桌前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嘀哒，嘀哒，挂钟一晃一晃地走着，静静的四周，没有任何异常。项米米焦急地等着。那声音迟迟不出现，项米米便埋怨时间过得太慢。

时间实在是个怪东西，有时过得飞快，比如，吹牛时、打游戏机时，还没过瘾呢，就到了结束时间。可现在左等右等，那件预感中的事情总也不来报到，项米米就感叹时间过得好慢好慢。就在项米米等得极不耐烦的时候，那道紫光奇迹般地再现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机会，捉住声音，项米米给自己下了命令。

这回，紫光没有稍纵即逝，而是在项米米的眼前变幻着，变呀变呀，定型成一片绛紫色的云彩，飘浮着，似乎近

在咫尺。项米米的细眼睛晃得眨了又眨，才定睛看清了是朵紫云彩。

项米米伸出右手试着去摸，始终触不到。项米米好急，又没有办法。这时，他耳边飘来了轻柔细语：“其实我离你很远，你是摸不着的。”这正是项米米竭力要捕捉要分辨的声音。

“愿意跟我走吗？去一个神奇而美妙的地方？”

声音传达的意思项米米听得很清楚。

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！项米米读过不少奇遇、历险一类的书，他特羡慕那些有过奇特遭遇的人，像法国作家凡尔纳小说中强有力的船长奈冒，还有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笔下的汤姆·索耶和哈克贝利·费恩。不过，羡慕归羡慕，项米米从没幻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奇遇，在项米米看来，不是所有危险都可算作奇遇。奇遇是什么呢？奇遇是平空而降，出乎意料，是由神秘而引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奇遇对项米米来说就像濒临灭绝的鲸一样稀少。

现在突然间项米米有了奇遇，这么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不能错过，项米米高兴地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，“愿意，愿意，百分之二百的愿意。”

其实，这奇遇会是怎样的呢？项米米一时还不清楚。

反正，后来项米米经历的事情又荒诞又离奇，还挺好玩，有些情景简直使他目瞪口呆。再后来，项米米的性格竟也变了许多。



2

园子是个“大款”的女儿。一年前，爸爸妈妈从边远的南方小镇把她接到了北京。因为没有户口，有钱的爸爸给学校捐了笔数额不小的款子作为赞助费，她才得以插班。

园子长得瘦棱棱的，头发剪得短短的。来到北京上学，她高兴极了。她曾无数次地编织过宽敞的教室，同学们热情欢迎她的情景，遗憾的是，结果远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。园子还记得，老师带她到班上时，给大家介绍了新同学园子后，班上大部分同学连头都没抬，只顾自己低

着头赶写作文。园子脸上的笑凝固了，她背诵了无数遍的几句话自然是没有用了。园子尴尬极了，涌起了当二等公民的感觉。

园子还记得，一周后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三五成群，说说笑笑的，园子仍旧像个傻子似的，独自坐在位置上。园子想加入进去，却不晓得该说些什么。

后来，还是漂亮女孩凡凡跑来告诉她，明天班里组织郊游，大家议论的就是这事。凡凡是班上第一个跟园子说话的同学，园子至今还记得。

“郊游？郊游是什么呀？”园子迷惑不解。

凡凡起先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。这一笑引过来不少同学。

“她问，问，郊游，郊游是什么？”凡凡的手夸张地比划着，整个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班上同学跟凡凡的反应一样，人人都笑弯了腰。

郊游归来，园子明白所谓郊游不过是带上好吃的，去郊区风景地做一次远足。园子在南方小镇生活了整整十年，对清新的空气、美丽的自然风景早已司空见惯了。所以，她不理解郊游何至于让凡凡她们提前一周就激动不安，而且对人工的景致，“美呀！美呀！”地大呼小叫，照相机“咔咔咔”地拍个没完。

虽然，郊游的事过去也就算了，后来也没有谁再提起过。园子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道阴影，从此再不敢随便说话了。



在学校里，同学们议论任何事，园子都不插嘴，刻意压抑自己，把想说的话，留回家讲给妈妈听。可这一年来，爸爸妈妈不再夜以继日地踩缝纫机，做起了服装批发生意，忙得根本就顾不上园子了。

渐渐地，园子想说的话也不多了，她变得沉默寡言、孤独善感。

说心里话，园子是很羡慕很喜欢凡凡的。凡凡是班上最活跃、最漂亮的女孩子，整天就像快乐的开心果。常常是人还没到，笑声先传过来。园子家新买的房子和凡凡家是邻居，阳台紧挨着，但她俩从不结伴去学校。即便是在早上同一时间出门碰上，也不过是彼此点点头，绝不会手挽手一起去学校。楼下早有几个同学在等着凡凡，有时凡凡一急，对园



子连头都不点一下，完全像彼此陌生互不相干的人。

凡凡是不会和自己做朋友，园子这样想过。不过，这不妨碍她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地和凡凡结成好朋友。

放学回家，园子便会越发孤寂。园子的闺房布置得很漂亮，像一座豪华宫殿，园子不喜欢。园子喜欢声音，喜欢喧闹。

园子独自呆在家里，便会“啦啦啦啦啦啦……”哼小调。园子已经习惯于低声吟唱，以此给自己营造一点点气氛。

这时候园子正啦啦地哼着，阳台那边传来了急急的唤声：“园子，园子。”像是凡凡的声音。

园子跑到阳台上。凡凡就住在园子家隔壁。

“园子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奇怪的现象。”凡凡用手指着正前方，仍觉得雾蒙蒙的一片紫色在眼前跳动。

顺着凡凡的指向，园子的视线里出现了蓝蓝的天，飘着几朵白云。园子疑惑地盯着凡凡那因兴奋而愈显生动的脸，不明白什么事值得凡凡这般一惊一乍的。

“紫云彩，好漂亮的紫云彩呀！”凡凡欢跳着，“园子，我们跟着紫云彩走。”凡凡第一次跟园子说这么多话。

尽管园子没有看到紫云彩，她还是毫不怀疑地相信凡凡。“嗯。”园子点点头，她乐于做凡凡让她做的任何事。

两个女孩子的手紧紧握着。园子感到了凡凡的手心湿漉漉的。

随后，园子不再是稀里糊涂了，她意识到自己离开家

了。在一团紫色笼罩下，凡凡和园子轻悠悠地飘着，飘过了茂密的森林，飘过了奔涌的河流，飘过了荒凉的沙漠……

紫云彩会带她们去哪呢？去做些什么呢？两个女孩都没想过。她们有点懵了。

凡凡和园子飘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眼前空落落的，像是一无所有。

“还有一位同学，你们仨结伴而行。”不露面的紫云彩声音特别好听。

“那紫云彩你呢？”凡凡不急于知道那个伴是谁，她只是迷惑，紫云彩干嘛把自己丢在这不管了。

“我还有点事，我会关照你们的。”紫云彩的话音一落。那团紫雾顿时散开，四周不再是朦胧的。

凡凡和园子的前方不远处，一块巨大的蓝色石头上坐着她们的同班同学项米米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他们彼此看清了对方。

项米米、凡凡和园子同是四年级四班的学生。

项米米的脸上立刻注满了失望，“怎么会是她俩？”这意思明明白白地反映在脸上，一览无余。

也难怪，项米米是一向不与女孩子为伍的。在项米米的哲学里，女孩子始终与麻烦是同义词。更何况项米米在这孤零零地等了好一会儿，要不是紫云彩说过他去的地方是一所诱惑的迷宫，性急的项米米早耐不住了。结果等来的竟是……嗨，项米米自认倒霉了。

凡凡扬着下巴，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意思也同样明白无误地表现在脸上，“别以为就你了不起。”

“不会哭鼻子吧！”项米米还记得有一次几个男生恶作剧，把毛毛虫搁在凡凡课桌里，凡凡为此哭了一个下午。

凡凡早忘记这事啦，所以无所谓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园子一声不吭，项米米是不会喜欢自己这个同伴的。本来就是被凡凡莫名其妙拽上的，现在又成了不受欢迎的人，不爱笑的园子脸上又“阴”了几分。

凡凡才不管项米米是不是高兴呢，她只要自己高兴。“走吧，走吧，”她欢快地拉起园子，向前走去。

3

“看，看，快乐岛！这是快乐岛！”凡凡指着空中像坦克，又像大炮似的东西拼出的字样说。

“快乐岛”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项米米桌前的地球仪上是查不到这个地方的。管他呢，过去看看再说。项米米这样想。

天哪，走到快乐岛字前，他们发现眼前的场面还真有点惊心动魄。

空中伫立着一幅幅动物雕像，地上穿梭着火箭、飞机，各种奇形怪状的房屋也像在动。奔涌的河流上生长着

参天的大树，树上结着高楼、电视，以及方的、圆的，大小参差不齐、五颜六色的果子，还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东西。

三个孩子都感到太惊讶了，一时间他们都说不出话来。

园子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凡凡的手臂，把它捏得很紧很紧。

项米米默默地注视着雕像，各种各样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着。这雕像上的动物都是项米米再熟悉不过的了，狼、狮子、老虎、猴……项米米喜欢动物，莫非这快乐岛是个动物园。要真是动物园，就棒啦！

这样想着项米米就很高兴，但他使劲克制住了自己。要知道，项米米自认为是最优秀、最出色的男孩，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熟男孩，哪能遇到点小事就跟女孩似的

